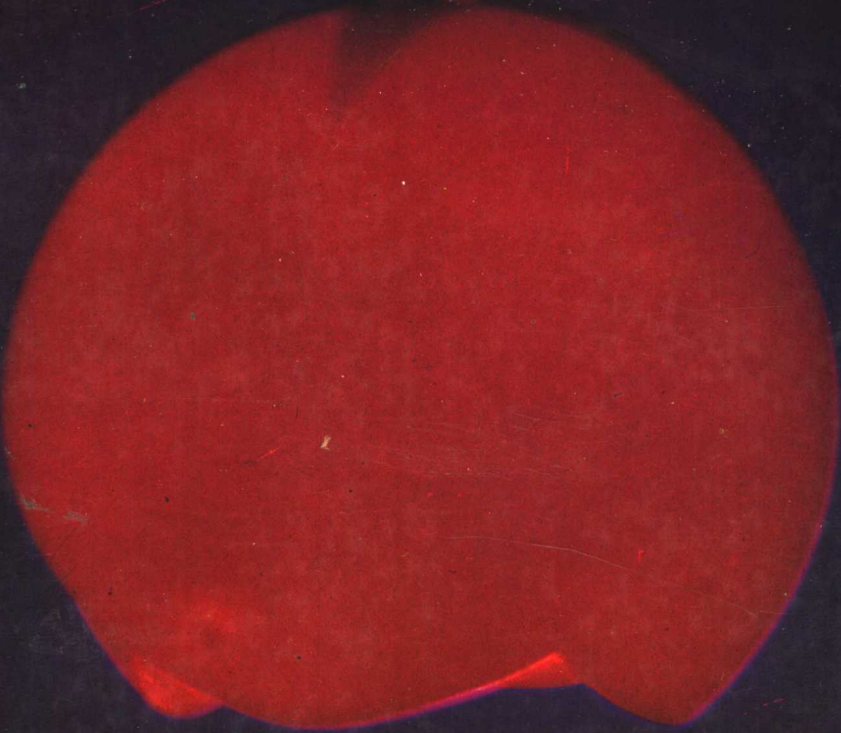




新时期小说史稿

杨树茂

2

花城出版社

新时期小说史稿

杨树茂

花城出版社

新时期小说史稿

杨树茂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1插页 280,000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20册

ISBN 7-5360-0388-9/I·360

定价：6.20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全国第一本研究新时期小说史的专著。作者占教学、研究之利，穷十年之积累，以独到的眼光条分缕析、归纳提炼，费时数载，爰成此书。

本书突出“史”的特色，从新时期小说史的源头——“伤痕文学”谈起，历论“改革文学”、“新农村小说”、“军事小说”、“探索小说”、“知青小说”、“历史小说”、“通俗小说”以至近年间涌起的目迷五色的小说潮，兼及台港文学、小说批评理论方面，分别对各种思潮寻根溯源，结合作家作品、生平进行分析论证，材料翔实，观点鲜明。既具学术性又兼工具书之长，一册在手，新时期小说风云史一目了然，诚为有志于此道者难得的好书，也可作为大专院校讲授新时期文学的教材。

目 录

导 言 荒漠的地平线	1
第一章 “伤痕文学”的历史价值	6
第一节 概述	6
第二节 刘心武的“冲击波”	10
第三节 从维熙的“大墙文学”	18
第四节 “人学”的复苏(方之、张洁、刘心武、 遇罗锦、张辛欣等的作品)	25
第二章 “开拓者家族”的崛起	32
第一节 概述	32
第二节 蒋子龙的大刀阔斧	38
第三节 谌容、张洁的新开拓	47
第四节 改革者群像(柯云路、水运宪、张锲等的作品)	55
第三章 新农村人物系列画传	63
第一节 概述	63
第二节 高晓声: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农民们	70
第三节 张一弓:悲歌与喜剧	77
第四节 何士光:梨花屯的悲欢	85
第五节 周克芹:“葫芦坝”的风云	92
第六节 张弦的爱情观	99

第七节	刘绍棠的田园诗	105
第八节	金河的咏叹调	112
第四章	色彩绚丽的军事文学	119
第一节	概述	119
第二节	《昨天的战争》与《东方》	125
第三节	《将军吟》	132
第四节	徐怀中的新突破	139
第五节	当代军人生活的艺术花环	144
第五章	探索者之路	152
第一节	概述	152
第二节	王蒙：以艺术的“杂色” 谱写严肃的人生	156
第三节	李国文：大地的脉搏	165
第四节	张贤亮：高原上的犁沟	172
第五节	陆文夫：小巷风情	179
第六章	原野归来的少男少女们	188
第一节	知青小说概述	188
第二节	同龄人：叶辛与张抗抗	195
第三节	垦荒者：梁晓声与张承志	204
第四节	感情的回声：史铁生的“清平湾”	213
第五节	她们：铁凝与王安忆	217
第七章	向历史深处的开掘	228
第一节	历史小说概述	228
第二节	姚雪垠及《李自成》	235
第三节	鄯国培：长江三部曲	240
第四节	李準：《黄河东流去》	248
第八章	五光十色的社会与人生	254

第一节	老作家的新创作	254
第二节	津门诸贤与南国群英	264
第三节	“京味”小说	270
第四节	湖南作家群	278
第五节	秦川新秀	285
第六节	别具笔致的女性小说	294
第七节	少数民族歌者	304
第八节	游子吟：王莹与德兰	311
第九节	悄然兴起的“通俗小说热” （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	318
第十节	近年台港小说一瞥	331
第九章	海涌江横——小说潮	343
第一节	概述	343
第二节	主潮与变格	344
第三节	借鉴与发展	355
第四节	“荒诞”与“纪实”效应的双向寻求	364
第五节	“寻根”与“寻今”意识的连理并蒂	374
后 记		385

导言 荒漠的地平线

人们喜欢说，新中国如旭日初升。

是啊，那是多么迷人的景象。一位穿越过血与火的战场的文学家曾这样描绘过一次日出的景象：

……这是晨光与黑夜交替的时刻，这是即将过去的世界与即将到来的世界交替的时刻。你乍看上去，黑夜还似乎强大无边，可是一转眼，清冷的晨曦变为磁蓝色的光芒。原来的红海上簇拥出一堆堆墨蓝色云霞。一个奇迹就在这时诞生了。突然间从墨蓝色云霞里矗起一道细细的抛物线，这线红得透亮，闪着金光，如同沸腾的溶液一下抛溅上去，然后像一支支火箭一直向上冲，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光明的白昼由夜空中迸射出来的一刹那。然后在几条墨蓝色云霞的隙缝里闪出了几个更红更亮的小片。开始我很惊奇，不知这是什么？再一看，几个小片冲破云霞，密接起来，溶合起来，飞跃而出，原来是太阳出来了。它晶光耀眼，火一般鲜红，火一般强烈，不知不觉，所有暗影立刻都被它照明了。一眨眼功夫，我看见飞机的翅膀红了，窗玻璃红了，机舱座里每一个酣睡者的面孔红了。这时一切一切都宁静极了，宁静极了。整个宇宙就像刚诞生过婴儿的母亲一样温柔、安

静、充满清新、幸福之感。再向下看，云层像灰色激流，在滚滚流开，好让光线投到大地上去，使整个世界大放光明。我像在软椅上睡熟了。醒来时我们的飞机正平平稳稳、自由自在，向我的亲爱的祖国、向太阳升起的地方航行。黎明时刻的种种红色、灰色、黛色、蓝色，都不见，只有上下天空，一碧万顷，空中的一些云朵，闪着银光，像小孩子的笑脸。这时，我深切感到这光彩夺目的黎明，正是新中国瑰丽的景象……

——刘白羽《日出》

一切热爱新中国的人们，虽然未必都看到过那样的日出，但却该有过如此这般故土新生的兴奋和幸福。

不幸历史出现了阴影，文坛遭到了浩劫。

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间，名为“文化大革命”的社会风暴席卷一切。从中央到地方，从干部到群众，从工农业生产到文化教育事业，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无不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动乱之中，国家和民族惨受摧残，世风和人伦更遭到极大破坏，实在是文化大倒退的十年。

究其动乱起因之一，据说是有人“利用小说反党”。于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文坛百花诸卉便都在“黑线专政论”的淫威下，“零乱成泥碾作尘”了。

所谓“利用小说反党”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有位作家李建彤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刘志丹》，此书当时并未及出版，消息却传到康生耳中，即被“入奏”了。此案追查下来，牵连上万人，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文字狱”。与此同时，多年来在党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和汇集于新中国旗帜下的来自各方的大批作家、艺术家惨遭迫害，有的被批斗，有的被绑架，有的被投入监狱，也有一些

因此含冤死去。如中国文联副主席、“人民艺术家”老舍，多年来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刻苦勤奋地为人民写了许多优秀作品，但却被突然到来的狂热运动夺去了生命。著名作家赵树理，长期生活在农村，与农民生息相通，为农民写作，被称为“农民作家”，深受我国广大读者的尊敬和喜爱，但在动乱中惨遭不幸，直到含恨而死。到1979年召开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时，据粗略统计有一百多位有重要成就的作家死于非命，活着的人身体和精神也受到了严重损害。

作家如此，作品也同遭厄运。“文革”期间，到处“坑儒”又“焚书”，星罗棋布于全国的图书馆或封或烧，几乎全部文艺图书都难逃所谓“封、资、修”三张罗网。整整十年，八亿人口靠语录歌、“样板戏”、“红海洋”维持精神生活，那真是“疯狂了的年代”。

对此窘况，年事已高的毛泽东同志于1972年严厉批评说，现在电影、戏剧文学作品少。1975年又批评说：“百花齐放没有了”，“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曾是“文明古国”的泱泱神州出现了荒漠的地平线。

不能想像一个肉体还活着的人没有精神追求。

不能想像一个历史古老的民族没有文学。

不能想像一个奔向现代文明的国家没有文化。

一位曾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文学家这样谈到那时的自我感觉：

在这一段时期，对于我来说，神圣的、永恒的、郑重和伟大的文学确实变成了渺小的、软弱的、可怜的、任人宰割、任人驱使的文学了。它不过是舞文弄墨的雕虫小技！它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信口开河！它不过是权力的奴婢，它不过是附在大人物皮上的一撮毛！呜呼，文学！别了，文学！

文学果然也成了卑鄙的了。它满纸谎言，它欺骗和麻醉人民，它变成了黑店人肉包子里的蒙汗药，变成了刽子手杀人时的遮羞布，变成了造谣和诽谤，变成了阴谋整人的小花招……

不仅是文学，生活里有多少咋咋唬唬、其实是渺小而卑鄙的人和事。……然而与此同时，我认识了真正的伟大与崇高。在生活的最底层，在最边远的地方，与人民同甘苦、共呼吸，站在人民的立场看那些年的戏法魔术、风云变幻、翻手云雨，孰是孰非，孰胜孰败，洞若观火！

——《王蒙小说报告文学·自序》

人心是公正的，历史是公正的。

亲身经历过十年煎熬的著名文学家巴金主张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他说：“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它的影响恐怕要几代人才能消除。所以，必须彻底否定‘文革’。这不是一句空话，要认真总结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在“万马齐喑”的十年中，我们的绝大多数有才华有信仰的作家被迫折断了自己的笔。但是，他们的思想并没有凝固，文学之火并没有熄灭。还有“地火”在运行，还有“野火”在燃烧。许多作家即使在失去自由的条件下，也在怀着坚定的信念和美好的追求在构思，在疾书，在积累着感情和素材，从革命传统和人民美好而英勇的生活和品质中汲取力量，“真正的文学和人民的意志、党的意志汇成了喷薄欲出的地火岩浆。”敲响那些横行者丧钟的天安门广场群众性诗潮便是被压抑着的文学与革命的怒不可遏的爆发。

荒漠的地平线上写下了跋涉者们的深深的脚印。正如那位穿越血与火的战场，迎来第一个新中国黎明的文学家所刻写在历史

册上的另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所说的那样：

一片辽阔无边的雪野上，有一行脚印一直排向黎明的地平线，这由白色和蓝色组成的画，从寂静中透露出一种希望，它触动了我的心。我久久留恋在这幅画前，心中自语道：

“这就是我们的脚印。”

——刘白羽：《平明小札》

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个黎明也就这样从荒漠的地平线上升起来了。

第一章 “伤痕文学”的历史价值

第一节 概 述

“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

将军兼诗人陈毅同志写在三十年前的诗，由今天的现实再一次证实了。新中国文坛度过了笼罩着它的十年寒冷的黑夜，终于迎来了以天安门诗歌运动序幕的文学发展新时期。

对于那个黑暗与光明之交时的躁动与喜悦之情，一位文学界的权威人士后来回顾说：

在十年动乱的禁锢下（以及在此之前就已经日趋明显的“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我们的文学进入了一个原来被人们痛苦地称之为“万马齐喑”的时期。

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的绝大多数有才华有信仰的作家被迫折断了自己的笔。但是，人们的思想并没有凝固，文字之火并没有熄灭。在经历了漫长时期的震惊、痛苦、惶惑、悲伤、怀疑、回顾、自省、学习以及反复思考的

煎熬之后，作家仍从革命传统、从人民美好而英勇的品质中汲取了信心和力量，也从人民当中学会了互相支持、相濡以沫、相励以志；在这种形势下，真正的文学和人民的意志、党的意志汇成了喷薄欲出的地火岩浆。一旦这股岩浆爆发出来，也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时代。这一切，后来都被一一验证。而我们的文学，也在这漫长的磨练中积蓄了丰富而强大的生活矿藏。这也就是为什么一旦日月重光，党和人民扭转了几乎要使神州倾覆的狂澜之后，我们的文学立即出现了一个兴旺活跃的新时期，在人们胸中压抑和埋藏了多年的理想、期望、信念、激情、愤懑、鞭笞……一下子有如火山爆发、油井喷涌，一发而不可抑止。

——冯牧：《新时期文学的广阔道路》

在从天安门广场燃起的如火如荼的诗情引导下，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较早地从小说创作领域重新焕发出光彩。

粉碎“四人帮”伊始，很多小说作者怀着急于投入战斗的心情正在擦拭自己的武器。1977年秋天，青年作家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发表。它以独特的艺术思考，触及了揭批“四人帮”斗争发人深思的尖锐课题，在社会上引起了震动。小说的思想深度在于说明，“四人帮”为害十年给我们留下的恶果，不只表现在政治、经济以及物质生活领域里的危机，还在于它对人们思想的损伤和扭曲，一下子打开了新的思路。以后，青年学生卢新华的短篇《伤痕》在《文汇报》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共鸣。这篇有些幼稚却显得沉重的新人之作，通过一个家庭的惨变，触动了成千上万个受害者的隐痛，带出了一大批从个人或家庭命运这个最小的血缘社会的角度揭批十年内乱所造成的悲剧的大量作品，这就是所谓“伤痕文学”的缘由。而这正是新时期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初

浪潮。

这里，我们明显地看到“四五”运动中革命觉醒的延伸。为了拨正历史的航船，为了清除历史的阴影，从人民利益出发，无情地揭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恶，同时还要思考如何铲除它得以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土壤，以确保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的坦途前进。这正是许许多多作品在处理揭批“四人帮”主题方面不断深化的表现。从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到谌容的中篇《永远是春天》，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啊》，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孔》等，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深化的探索。不仅使我们为伤痕之深而惊心动魄，而且也提高了我们对造成这种创伤的社会历史根源的认识。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带来一批从维护法制的角度，为冤假错案平反的小说，及至突破了一个禁区——天安门事件。宗璞的《弦上的梦》、李陀的《愿你听到这支歌》、邓友梅的《话说陶然亭》等大胆歌颂了“四五”英雄。女青年作者竹林的《生活的路》，冲破了常见的粉饰生活的樊篱，大胆写了知识青年在坎坷的征途上被恶势力吞噬的悲剧，令人怵目惊心！

历史的阴影是由来已久的。1957年以来党的“左”倾错误的蔓延也越来越被更多的作品所反映。鲁彦周的中篇《天云山传奇》较早地揭开了“反右”扩大化的错误，王蒙的中篇《布礼》、茹志鹃的短篇《草原上的小路》等都以独特的角度触及了那段历史。随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刘真的《黑旗》、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展示了极左政策给农村带来的悲剧。而白桦的中篇《妈妈呀妈妈》、方之的《内奸》则把对历史教训的反思推向了更早的年代。

把“伤痕”暴露出来，再撒上一把盐。应当说，在十年动乱之后，痛定思痛，许多人内心的愤懑是难以抑制的，当然也出现了

一些令人不能卒读的感伤文学，过分渲染了埋怨和绝望的情绪，这是不足为训的。但整个地说来，作家们通过对生活的沉思，他们的批判锋芒，跟党 and 人民的感情是大体一致的。许多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人民利益、权利和尊严的维护，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渴求真诚的、强烈的，对混迹于革命队伍内部的蛆虫和蠹贼是极端仇视的，而且也焕发出追求光明未来的热情和信心。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文学现象，必须历史地加以分析。这正如冯牧同志在对新时期文学发展进行回顾时所说到的：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的方针指导下，全党全民胜利地进行了和进行着拨乱反正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艰巨斗争。这一斗争，对于中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思想、社会、道德以至生活的一切方面，都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而新时期的文学，首先恰恰正是在这方面从不同题材和角度、不同的深度和广度、不同的艺术上的实践和探索，反映了这一场决定了中国人民命运和前途的伟大斗争。这场斗争是剧烈和复杂的，因此，很难要求一切作家（特别是思想和艺术素养还不成熟的青年作家），在他们的创作探索中，从一开始就能够对于这场斗争、对于十年内乱给我国人民所带来的巨大破坏和创伤，做出深刻、完美和无疵可议的艺术上和思想上的回答。因此，当初那种由于这类作品有时还不够完美就斥之为“伤痕文学”而加以贬抑的论断，经过实践和时间检验，已经被证明是并非实事求是之论。现在，我想是已经到了可以对那个时期所出现的大量反映了亿万人民的思想、感情、意志、心理、欢乐、痛苦、愤怒和理想的文学现象做出公允评价的时候了。

冯牧同志在这里所表现的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我们回顾和检视新文学刚刚走过来的那段充满生气而又有些芜杂的道路时应有的眼光，而不应当对它的幼稚采取嘲笑和斥责的态度。当然，我们也不同意把它说得完美无缺，或者夸大它的弱点，企图把它引向歧途。这些作品，对于亿万人民所走过的历史道路的回顾和沉思，对于那个刚刚经历过的年代在我们社会生活中所激起的动荡、冲突、裂变，对于十年动乱在整个国土上所造成的伤痛，对于我国革命传统和历史道德所遭受的颠倒和扭曲，做出了真实而广泛的、充满了历史感情和社会意识的表现和反映。这些表现和反映，不论还存在什么样的不足和缺点，都是我们所经历的整整一个时代的生动的记载和形象写照；它们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历史、认识生活，启发人们如何总结经验教训，继往开来，鉴往知今。可以说，这些作品在体现党的正确路线和指导思想，在帮助人们正确记取十年动乱的沉痛教训，从思想上到感情上彻底否定那场使我们民族遭受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在恢复和发展革命传统和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方面，是做出了不容低估的历史贡献的。

这便是所谓“伤痕文学”的历史价值。

第二节 刘心武的“冲击波”

时代，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历史转折。

十月的风云又洗净了祖国的天空。

“四人帮”被打倒了，但是他们的流毒和影响，还盘根错节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中。那些尘封土掩的精神垃圾从哪里开